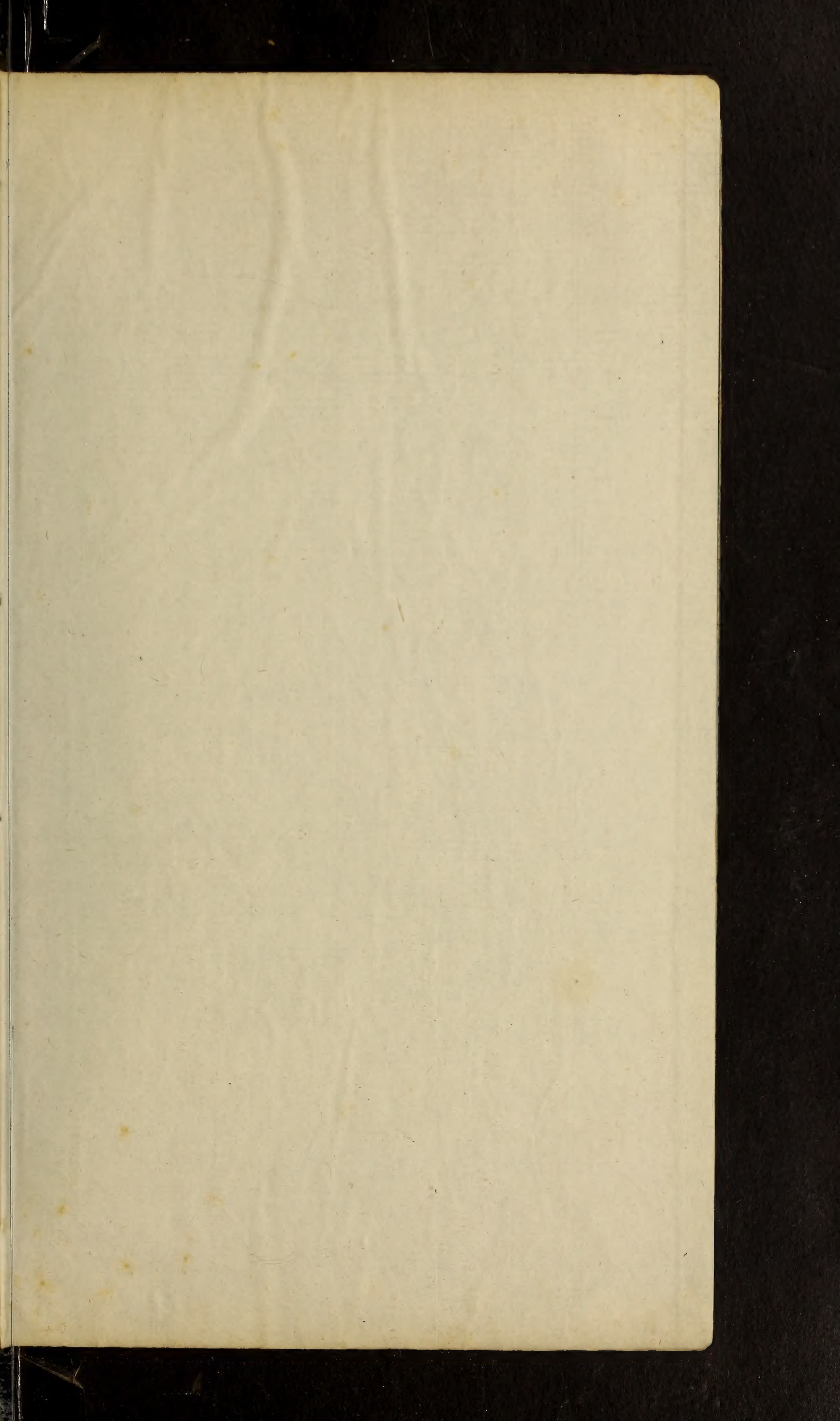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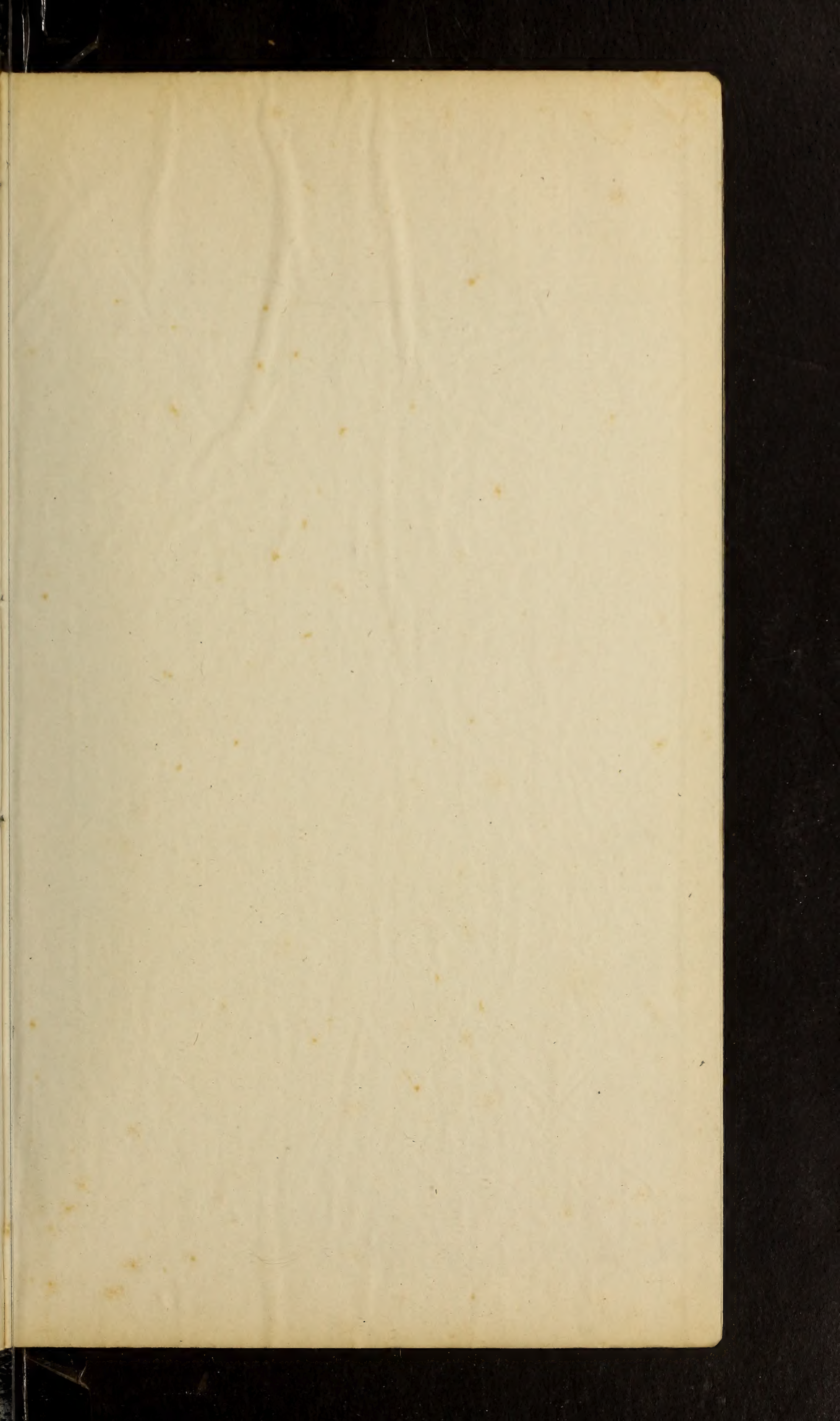












竹窗三筆序

古有容齋隨筆予效之竹窗之下時有所感筆焉時有所見筆焉從初至再成二帙矣茲度八旬頗知七十九年之非而自覺其心之未悄然也奈何久仆樂生之堂無能勤趙老之屨於是一榻而走千山寸晷而遊神於百世所感所見積之歲月忽復成帙雖東語西話賓叩主酬種種不一要歸於整飭行門平治心地而已餘如世諦中事無關於法化無補於修進者則不暇及焉噫吾耄矣胡不囊括瓶守而喋喋乃爾噫吾耄矣斜陽剩月能幾何時此而不言更待何

日苟有利於民物他何恤爲因以付管城子

萬曆乙卯春日後學雲棲袾宏謹識

竹窓隨筆目錄

竹窗隨筆

後學雲棲寺沙門袾宏著

僧無爲

吳江流慶菴無爲能公。齒先予。德先予。出家先予。予蚤歲遊蘇湖間。與同堂坐禪。及予住雲棲。公來受戒求列名弟子。予謝不允。則固請曰。昔普慧普賢二大菩薩。尚求入匡廬蓮社。我何人斯。自絕佳會。不得已如董蘿石謁新建故事許之。以賢下愚。有古人風。筆之以勸後進

人命呼吸間

一僧瘵疾經年。久憊枕席。衆知必死。而彼無死想。語之死。輒不懌。予使人直告。令速治後事。一心正念。彼謂男病忌生日前。過期當徐議之耳。本月十七日。乃其始生先一日。奄忽。吁。人命在呼吸間。佛爲無病人言之也。況垂死而不悟。悲夫

古今著述

予在家時。於友人錢啟東家。一道者因予語及出家渠云。不在出家。秪貴得明師耳。予時未以爲然。又一道者云。玄門文字。須看上古聖賢所作。近代者多出臆見。不足信。予時亦未以爲然。今思二言皆有深意

雖未必盡然而未必不然也以例吾宗亦復如是因識之

儒釋和會

有聰明人以禪宗與儒典和會此不惟慧解圓融亦引進諸淺識者不復以儒謗釋其意固甚美矣雖然據粗言細語皆第一義則誠然誠然若按文析理窮深極微則翻成戲論已入門者又不可不知也

楞嚴一

天如集楞嚴會解或曰此天如之楞嚴非釋迦之楞嚴也予謂此語雖是而新學執此遂欲盡廢古人註

疏則非也卽盡廢註疏單存白文獨不曰此釋迦之楞嚴非自己之楞嚴乎則經可廢也何況註疏又不曰自己之楞嚴徧一切處乎則諸子百家乃至樵歌牧唱皆不可廢也何況註疏

楞嚴二

不獨楞嚴近時於諸經大都不用註疏夫不泥先人之言而直究本文之旨誠爲有見然因是成風乃至逞其胸臆冀勝古以爲高而曲解僻說者有矣新學無知反爲所悞且古人勝今人處極多其不及者什一今人不如古人處極多其勝者百一則孰若姑存

喻如學藝者必先遵師教以為繩矩他時後日神微妙手超過其師誰得而限之也而何必汲汲於求勝也而況乎終不出於古人之範圍也

禮懺功德

姑蘇曹魯川居士為予言有女在夫家夏坐室中一蛇從墻上逐鴿墮庭心家人見而斃之數日後蛇附女作語魯川往視則云我昔為荆州守高歡反追我至江滸遂殁江中我父母妻子不知安否魯川驚曰歡六朝時人今歷隋唐宋元而至 大明矣鬼方悟殁久并知為蛇曰既作蛇殁亦無恨但為我禮梁皇

懺一部。吾行矣。乃延泗洲寺僧定空禮懺。懺畢。索齋為施斛食一壇。明日。女安隱如故。懺之時大矣哉

鳌蠣充口

晉何胤。謂鉏蟹就死。猶有知而可憫。至於車鳌蚶蠣。眉目內缺。唇吻外緘。不榮不瘁。草木弗若。無聲無臭。瓦礫何異。固宜長充庖廚。永為口食。噫。是何言歟。此等雖無眉目唇吻。榮瘁聲臭。寧無形質運動乎。有形質而能運動者。皆有知也。汝不知其有知耳。況眉目等。實無不具。特至微細。非凡目所見。而欲永為口食。胤之罪。上通於天矣

東門黃犬

李斯臨刑顧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斯蓋悔今之富貴而死不若昔之貧賤而生也寧思兔逢鷹犬不猶己之罹斧鉞乎兔滅群汝夷族適相當耳不知其罪而反羡之至死不悟者李斯之父子歟

爲父母殺生

錢塘金某者齋戒虔篤以疾卒附一童子云善業日淺未得往生淨土今在陰界然亦甚樂去住自由一

日呵其妻子云何故爲吾墳墓事殺雞爲黍今有吏隨我稍不似前之自由矣子婦懷妊因問之則曰當生男無恙過此復當生男則母子雙逝矣謹記之以候應否俄而生男復妊復生男男隨斃母亦隨斃乃知一一語皆不謬然則爲父母殺生孝子豈爲之乎

鹿祀求名

士人有學成而久滯黌校者禱於文昌設遂鄉科當殺鹿以祀俄而中式既酬願已上春官復許雙鹿未及第而卒噫殺彼鹿求己祿於汝安乎

心喻

心無可爲喻凡喻心者不得已而權爲彷彿非眞也試舉一二如喻心以鏡蓋謂鏡能照物而物未來時鏡無將迎物方對時鏡無憎愛物既去時鏡無留滯聖人之心常寂常照三際空寂故喻如鏡然取略似而已究極而論鏡實無知心果若是之無知乎則冥然不靈何以云妙明眞體或喻寶珠或喻虛空種種之喻亦復如是

換骨

陳後山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予亦云學禪如學仙時至骨自換故學者不患禪之不成但患時之

不至不患時之不至但患學之不勤

洪州不得珠體

洪州者馬大師也圭峰叙如來傳法迦葉而至曹溪曹溪之道惟荷澤爲正傳諸宗皆屬旁出如摩尼珠唯荷澤獨得珠體其說析理極精而品人不當夫馬祖親承南嶽南嶽親承曹溪自後百丈黃檗臨濟南泉趙州不可勝數諸大尊宿皆從馬祖而出而獨推荷澤何以服天下圭峰以荷澤表出知之一字爲心而諸宗於作用處指示遂謂是徒得珠中之影然古人爲人解粘去縛隨時逐機原無定法其言知者正

說也。其言作用處者。巧說也巧者何。欲人因影而知現影者誰也。如執知之一字。則世尊拈花。曾無知字。將世尊不及荷澤耶。況諸宗直出知字處亦不少。豈專說作用耶。圭峰平日見地極高。予所深服。獨此不滿人意

墳墓

予既老病。衆爲擇地作塔。數易之。予嘆曰。世人極意營圖風水。冀子孫長永富貴耳。爾輩望蔭出紫衣國師耶。古人有言。棄諸林莽以飼禽獸。幸不置我於鴉腸狐腹足矣。餘非道人所知也

菩薩度生

經言菩薩未能自度先能度人愚夫遂謂菩薩但度衆生不復度己不知己亦衆生數也焉有度盡衆生而獨遺自己一衆生乎何得藉口菩薩遂外忘內

悟後

溈山和尚云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趨向溈山此語非徹法源底者不能道今稍有省覺便謂一生參學事畢者獨何歟

孚遂二座主

太原孚上座於楊州孝先寺講涅槃經廣談法身妙理有禪者失笑孚講罷請禪者茶白云某甲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教誨禪者云不道座主所說不是然只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孚曰既如是當為我說曰座主還信否曰焉敢不信曰請座主輟講旬日端然靜坐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孚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角聲忽大悟又良遂座主叅麻谷谷荷鋤入園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次日復求見又閉却門遂乃敲門谷問是誰遂方稱

名忽大悟此二尊宿秖緣是虛心下賢不存我慢故今人自高焉得有此

實悟

妙喜云若是乾屎橛如是說得落時如鋸解稱槌麻三斤狗子佛性等皆可如是說得既不可如是說須是悟始得你若實得悟師家故言不是亦招因果不小學者當切記妙喜此語息却口頭三昧而求實悟

出家父母反拜

予作正訛集謂反者還也在家父母不受出家子拜而還其禮非反拜其子也一僧忿然曰法華經言大

通智勝如來既成佛已其父輪王向之頂禮是反拜其子佛有明訓因刻之經末予合掌云汝號甚麼如來僧謝不敢又問汝既未是如來垂成正覺否僧又謝不敢予謂曰既不敢且待汝垂成正覺更端坐十劫實受大通如來位納父母拜未晚汝今是僧未是佛也佛爲僧立法不爲佛立法也且世人謗佛無父無君吾爲此懼正其訛謬息世譏嫌冀正法久住汝何爲不畏口業甘心乎師子虫也悲夫

生愚死智

洛陽伽藍記云史書皆非實錄今人生愚死智惑亦

甚矣蓋言史多溢美不足信也但皆非一字立言太過古號史爲直筆則焉得非實夫子言文勝質則史則容有非實當改皆非作未必耳夫古人愼重許可一語品題芳播千古而今乃視爲故事等爲人情虛詼浪褒取笑識者可嘆也故洛陽記有激而發此論切中末世之弊不如是道破傳燈錄前代眞善知識與今安排名姓插入祖圖者何辨爾後爲吾弟子毋妄干名公大人裝點吾之未到也

莊子一

有俗士聚諸年少沙彌講莊子大言曰南華義勝首

楞嚴。一時緇流。及居士輩。無斥其非者。夫南華於世書。誠爲高妙。而謂勝楞嚴。何可笑之甚也。士固村學究。其品猥細不足較。其言亦無旨趣。不足辨。獨恐悞諸沙彌耳。然諸沙彌稍明敏者。久當自知。如言鍮勝黃金以誑小兒。小兒旣長。必唾其面矣

莊子二

或曰。莊子義則劣矣。其文玄曠疎逸。可喜可愕。佛經所未有也。諸爲古文辭及舉子業者。咸靡然宗之。則何如。曰。佛經者。所謂至辭無文者也。而與世人較文。是陽春與百卉爭顏色也。置勿論。子欲論文。不有六

經四子在乎而大成於孔子吾試喻之孔子之文正大而光明日月也彼南華佳者如繁星掣電劣者如野燒也孔子之文渟蓄而汪洋河海也彼南華佳者如瀑泉驚濤劣者如亂流也孔子之文融粹而溫潤良玉也彼南華佳者如水晶琉璃劣者如珉珂珷玞也孔子之文切近而精實五穀也彼南華佳者如安南之荔大宛之葡萄劣者如未熟之梨與柿也此其大較也業文者宜何師也而況乎爲僧者之不以文爲業也

莊子三

曰古尊宿疏經造論有引莊子語者何也曰震旦之書周孔老莊爲最矣佛經來自五天欲借此間語而發明不是之引而將誰引然多用其言不盡用其義彷彿而已矣葢稍似而非眞是也南人之北北人不知舟指其車而曉之曰吾舟之載物而致遠猶此方之車也借車明舟而非以車爲舟也

養老書

有集養老書曰用服食多炮炙生物至於曰雀曰鴈曰雉曰鴛鴦曰鹿曰兎曰駝曰熊曰猯多豪貴少年所未及染指者先德有言饒君善將息難與死魔爭

胡爲老不息心反勸殺害誤天下老人并其子弟俱陷地獄者是書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定不教渠殺生爲安孟子曰七十食肉亦定不教渠徧食衆生肉也作俑者其思之

心得

以耳聽受而得者不如以目看讀而得者之廣也以目看讀而得者不如以心悟明而得者之極其廣也以心爲君以目爲臣以耳爲佐使可也用目當心斯下矣用耳當目又下之下矣

祀神不用牲

杭俗歲暮祀神。大則刲羊蒸豚。次則用豬首鷄魚之屬。予未出家時。持不殺戒。乃易以蔬果。家人雖三尺童子。無不愕然。以爲必不可。予燃香秉燭。高聲白神云。某甲奉戒不殺。殺生以祭。不惟某甲之過。亦非神之福。然此意某一人獨斷。其餘皆欲用牲。倘神不悅凡有殃咎。宜加予身。若濫無辜。非所謂聰明正直者。家人猶爲予危之。終歲合宅無恙。遂爲例

好樂

人處世各有所好。亦各隨所好以度日而終老。但清濁不同耳。至濁者好財。其次好色。其次好飲。稍清則

或好古玩或好琴棋或好山水或好吟咏又進之則好讀書開卷有益諸好之中讀書爲勝矣然此猶世間法又進之則好讀內典又進之則好淨其心好至於淨其心而世出世間之好最勝矣漸入佳境如食蔗喻

世智當悟

智有二有世間智有出世間智世智又二一者博學宏辭長技遠略但以多知多解而勝乎人者是也二者明善惡別邪正行其所當行而止其所當止者是也僅得其初是謂狂智當墮三塗兼得其後是謂正

智報在人天何以故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也出世間智亦二一者善能分别如來正法四諦六度等依而奉行者是也二者破無明惑如寔了了見自本心者是也僅得其初是出世間智也名爲漸入兼得其後是出世間上上智也乃名頓超何以故但得本不愁末得末者未必得本也今有乍得世智初分便謂大徹大悟者何謬昧之甚

時不可蹉

凡人初出家心必猛利當趁此時一氣做工夫使有成立若悠悠揚揚蹉過此時日後或住院或受徒或

信施繁廣多為所累淪沒初志脩行人不可不知

念佛鬼敬

海昌村民某有老媼死附家人言平生事及陰府報應甚悉家人環而聽之某在衆中忽攝心念佛媼謂曰汝常如此何患不成佛道問何故曰汝心念阿彌陀佛故問何以知之曰見汝身有光明故村民不識一字瞥爾顧念尚使鬼敬況久修者乎是故念佛功德不可思議

鬼神

或問有鬼神歟無鬼神歟曰有鬼神可信奉歟不可

信奉歟曰亦可亦不可何謂也曰夫子不云乎敬鬼神而遠之葢一言盡其曲折矣敬之云者有也遠之云者信奉而不信奉也祀之以時交之以禮如是而已耳過信而諂奉焉冀其報吉凶降福祐獲靈通則駸駸然入於邪矣噫有可敬而不可遠者諸佛諸菩薩是也胡弗思也

東坡一

洪覺範謂東坡文章德行炳煥千古又深入佛法而不能忘情於長生之術非唯無功反坐此病卒予謂東坡尚爾況其餘乎今有口談無生而心慕長生者

有始學無生俄而改業長生者蓋知之不真見之不定耳故道人不可剎那失正知見

東坡二

元禪師與東坡書云時人忌子瞻作宰相耳三十年功名富貴過眼成空何不猛與一刀割斷又云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爲何於自己性命便不知下落以東坡之穎敏而又有如是善友策發何慮不日進今之縉紳與衲子交者宜講此誼

憎愛

語云愛其人及其屋上之烏言愛之極其至也忽緣

變而情遷轉愛爲憎憎而又憎向之愛安在哉轉憎爲愛亦復如是是故愛不必喜憎不必怒夢事空花本非實故

靜之益一

日間有事或處分不定睡去四五更起坐是非可否忽自了然日間錯處於此悉現乃知爾來不得明見心性皆由怭亂覆却本體耳古人云靜見眞如性又云性水澄清心珠自現豈虛語哉

靜之益二

世間醲醞醇醴藏之彌久而彌美者皆由封錮牢密

不泄氣故古人云二十年不開口說話向後佛也奈何你不得旨哉言乎

華嚴不如艮卦

宋儒有言讀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此說高明者自知其謬庸劣者遂信不疑開邪見門塞圓乘路言不可不慎也假令說讀一部易經不如看一艮卦然且不可況佛法耶況佛法之華嚴耶華嚴具無量門諸大乘經猶是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耳華嚴天王也諸大乘經侯封也諸小乘經侯封之附庸也餘可知矣

韓淮陰

淮陰佐漢滅楚。旣王矣。召漂母與之千金。召辱己少年。亦與之千金。夫報恩者人情之常也。不報怨而反酬以恩。可謂有大人之量。君子長者之風矣。而卒不獲以壽考終。千古而下。猶可扼腕。雖然。其故有二。二者仁有餘而智不足。二者多殺人。不免於自殺。理固應然。無足怪者

誦經雜話

總戎戚公素持金剛經。其守越之三江也。有亡卒致夢云。明當遣妻詣公。乞爲誦經一卷。以資冥道。翌日

果有婦人悲泣求見詰之如夢中語公諾之晨起誦經夜夢卒云荷公大恩然僅得半卷以於中雜不用二字公思其故乃內人使侍婢送茶餅公遙見揮手却之口雖不言心謂不用次早閉戶誦經是夜夢卒謝云已獲超拔此予親聞於三江僧東林東林誠篤有道行不妄語者噫誦經僧可不慎歟

平心薦亡

杭郡多士坊有東平廟郡之窘人歿致夢其妻云諒汝無力修薦縱多方修薦不若東平廟廟主某公施一飯斛足矣妻詣廟主求請主云我至期有七員主

行醮事奈何然我寧辭彼就汝遂爲施食妻夢夫云已超脫矣此公平日臥榻上供王靈官像像前置一瓶凡得經䞋目不視即貯瓶中隨取隨用不欲較計厚薄也一念平等亡魂賴以津濟噫心平即有如是威德況心空者乎釋子當自勉矣

對境

人對世間財色名利境界以喻明之有火聚於此五物在傍一如乾草纔觸即燃者也其二如木噓之則燃者也其三如鐵不可得燃者也然而猶可鎔也其四如水不惟不燃反能滅火者也然而隔之釜甕猶

可沸也。其五如空。然後任其燔灼。體恒自如。亦不須滅行將自滅也初一凡夫。中屬脩學。漸次最後。方名諸如來大聖人也

去障

脩行去障。亦有五等。喻如一人之身。五重纒裹。最外鐵甲。次以皮裘。次以布袍。次以羅衫。又次貼肉。極以輕綃。次第解之。輕綃俱去。方是本體。赤體自身也。行人外去。粗障。去之又去。直至根本無明。極微細障。皆悉去盡。方是本體淸淨法身也

以苦爲樂

厠虫之在厠也自犬羊視之不勝其苦而厠虫不知苦方以爲樂也犬羊之在地也自人視之不勝其苦而犬羊不知苦方以爲樂也人之在世也自天視之不勝其苦而人不知苦方以爲樂也推而極之天之苦樂亦猶是也知此而求生淨土萬牛莫挽矣

二客對奕

二客方對奕有哂於傍者曰吾見二肉柱動搖耳客曰何謂也曰二君形存而神離神在黑白子中久矣相對峙者非肉柱而何客默然

思惟修

禪那者此云思惟修。故稱禪思比丘。是貴思也。經又言。有思惟心。終不能入如來大涅槃海。又言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及。是病思也。所以者何。葢思有二。一正思惟。一邪思惟。無思之思是正思惟也有思之思。是邪思惟也又思有二。一從外而思內。背塵合覺者也。一從內而思外。背覺合塵　也。從內思外者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無盡而眞。彌遠也。從外思內者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盡而還源也。由思而入無思即念佛者由念而入無念也

諍友

予初出家時。皐亭茶湯寺老僧。以誕日延予齋。時大嶺有立禪。北人也。戇直無諂。顧予曰。彼延子爲佛法耶。人情耶。彼以人情重子耳。何往爲。予大慚。又友古溟者。謂予言。子以後不出世爲妙。予告以素所願。願終身居學地而自鍛鍊。溟笑曰。子却有出世日在。未免也。今思如二友者。不可復得。淒然傷感者久之

鼓樂

秋榜出。新舉子有鼓樂而過上方之門者。一僧趍而往覘之。甲云。善哉。不亦樂乎。乙云。善哉。不亦悲乎。甲問故。乙曰。子徒知今日之鼓樂。而不知有後日之鼓

樂也甲不解嘆羨如故

道人重輕

古所稱道人以世所重者彼輕之世所輕者彼重之故也世所重者何富貴也世所輕者何身心也今與世同其重輕是得爲道人乎哉

佛經不可不讀

予少時見前賢闢佛主先入之言作矮人之覰罔覺也偶於戒壇經肆請數卷經讀之始大驚曰不讀如是書幾虛度一生矣今人乃有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過目者可謂面寶山而不入者也又一類雖讀

之不過採其辭致以資談柄助筆勢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究其理者可謂入寶山而不取者也又一類雖討論雖講演亦不過訓字鎖文爭新競高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眞修而實踐者可謂取其寶把玩之賞鑑之懷之袖之而復棄之者也雖朕一染識田終成道種是故佛經不可不讀

蕭妃

武后效人彘殺王后等且死誓願生生世世已爲猫武爲鼠生扼其喉而噉其肉至今猫鼠中尚有一二人受生雖報復百千萬徧未已也往時予作水陸齋憫

而薦之秖恐寃力淺薦力淺未能遽釋耳古來類此者頗衆今人修善事不辭多爲津濟可也

泰首座

或謂泰首座刻香坐脫九峰不許以不會石霜休去歇去寒灰枯木去等語也而紙衣道者能去能來將無會石霜意而洞山亦不許者何也愚謂紙衣若果已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則去住自由當與洞山作愚痴齋把手共行泰何可及如或不然未免是弄精魂漢古人所謂鬼神活計者是也而泰公却有眞實定力特其耽着靜境不解轉身一句二者病

則均也。然紙衣虛心就洞山裡會。而泰公奮然長往。自失大利。滿招損。謙受益。學禪者宜知之

睡着無夢時主人

雪巖初問高峰。日間浩浩作得主麼。次問夜夢中作得主麼。三問正睡着無夢時。主人公在甚麼處。令人便向第三問以情識卜度。錯了也。汝且日間作主不得。又何論最後極淡淡處。不如就初門着緊用心。以次理會去。未晚。雖然若於第三問了悟無疑。白日間。夜夢中。無不帖帖地矣。過量人前。又不可以格例拘也

布施

龐居士以家財沉海。人謂奚不布施。士云。吾多劫爲布施所累。故沉之耳。愚人藉口。遂鄙悋不施。不知居士爲布施住相者解縛也。非以布施爲不可也。萬行有般若以爲導。三輪空寂。雖終日施。奚病焉。又凡夫膠着於布施。沉海之舉。是并其布施而布施之也。是名大施。是名眞施。是名無上施。安得謂居士不施

尚直尚理編

國初空谷禪師。著尚直尚理二編。極談儒釋之際。其間力辨晦菴先生。暗用佛法而明排之。愚意晦菴。恐

無此心或是見解未到耳何以知之記少年曾看朱子語類自云昔於某老先生坐中聽一僧議論心悅之後進場屋便寫入卷中試官被某哄動遂中式及見延平先生方知有聖賢學問以是知晦菴之學佛不過如今人用資文筆而已原不曾討佛深理其排佛必非有惡心空谷責之似爲太過

戒殺

天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種種穀種種果種種蔬菜種種水陸珍味而人又以智巧餅之餌之醢之酢之烹之炮之可謂千足萬足何苦復將同有血氣同有子

母同有知覺覺痛覺癢覺生覺死之物而殺食之豈理也哉尋常說只要心好不在齋素嗟乎戮其身而啖其肉天下之言凶心慘心毒心惡心孰甚焉好心當在何處予昔作戒殺放生文勸世而頗有翻刻此文不下一二十本善哉斯世何幸猶有如是仁人君子在也

建立叢林

叢林爲衆固是美事然須己事已辦而後爲之不然或煩勞神志或耽着世緣致令未有所得者望洋而終已有所得者中道而廢于興復雲棲事事皆出勢

所自迫而後動作。曾不强爲。而亦所損而已不少。況盡心力而求之乎。書此自警。并以告夫來者

僧俗信心

末法中頗有出家比丘信心。不如在家居士者。在家居士信心。不如在家女人者。何惑乎學佛者多而成佛者少也

損已利人

智者入滅。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由損已利人。止登五品南嶽亦自言坐是止證鐵輪。二師雖是謙己誨人。然亦實語。但與我輩之損不同耳。何以故。我輩損

則誠損二師雖損而不損也今以喻明如一富室二窘人二俱捐財濟衆其損不異然窘人則窘益甚富室則富自若也又如溝渠江海均用汲灌而溝渠減涸江海自若也既無所損何爲限於五品鐵輪噫天下以聖歸仲尼仲尼言聖我不能天下以道屬文王文王顧望道未見增上慢比丘可弗思乎

良知

新建創良知之說是其識見學力深造所到非强立標幟以張大其門庭者也然好同儒釋者謂卽是佛說之眞知則未可何者良知二字本出子輿氏今以

三支格之良知爲宗不慮而知爲因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長爲喻則知良者美也自然知之而非造作者也而所知愛敬涉妄已久豈眞常寂照之謂哉眞之與良固當有辨

心之精神是謂聖

孔叢子云心之精神是謂聖楊慈湖平生學問以是爲宗其於良知何似得無合佛說之眞知歟曰精神更淺於良知均之水上波耳惡得爲眞知乎哉且精神二字分言之則各有旨合而成文則精魂神識之謂也昔人有言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

者是也

寂感

慈湖儒者也不觀仲尼之言乎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進於精神矣復進於良知矣然則是佛說之眞知乎曰亦未也眞無存亡眞無出入也莫知其鄉則庶幾矣而猶未舉其全也仲尼又云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泯思爲而入寂是莫知其鄉也無最後句則成斷滅斷滅則無知矣通天下之故無上三句則成亂想亂想則妄知矣寂而通是之謂眞知也然斯言也論易也非

論心也。人以屬之著卦而已。蓋時未至。機未熟。仲尼微露而寄之乎易。使人自得之也。甚矣。仲尼之善言心也。信矣。仲尼之爲儒童菩薩也。然則讀儒書。足了生死。何以佛爲。曰。佛談如是妙理。徧於三藏。其在儒書。千百言中而偶一及也。仲尼非不知也。仲尼主世間法。釋迦主出世間法也。心雖無二。而門庭施設不同。學者不得不各從其門也

來生一

今生持戒脩福之僧。若心地未明。願力輕微。又不求淨土。是人來生多感富貴之報。亦多爲富貴所迷。或

至造業墮落者有老僧搖手不之信予謂無論隔世親見一僧結茅北峯之陰十秊頗著清修一時善信敬慕爲別刱菴徙居之遂致沉溺前所徵得俱喪見世且然況來生耶問此爲誰予云卽老兄是其人默然

來生二

僧有見貴顯人而心生慕羨願似之者復有見貴顯人而心生厭薄若不屑者是二人皆過也何也爾徒知慕羨彼而寧知彼之前生卽爾苦行脩福僧人乎則何必慕羨爾徒知厭薄彼而寧知爾之苦行來生

當作彼有名有位官人乎則何可厭薄旣未離生死彼此更迭如汲井輪互爲高下思之及此能不寒心但應努力前修不捨寸陰以期出世妄得閒工夫爲他人慕羡耶厭薄耶

棄捨所長

凡人資性所長必着之不能捨如長於詩文者長於政事者長於貨殖者長於戰陣者乃至長於書者畫者琴者棋者皆弊精竭神殫智盡巧以從事而多有鉤深窮玄成一家之名以垂世不朽若能棄捨不用轉此一回精神智巧抵在般若上何患道業之無成

乎而茫茫古今千百人中未見一二矣

二種鼠

家鼠穿墉走梁循牀入篋匱纍纍然與人近而逃形避影自古無能豢而狎之者松鼠以山巖爲國樹杪爲家若方外之士化外之民而人得置之襟懷馴如慈母之撫赤子此其故何也意者宿習之使也彼家鼠其昔穿窬之盜者耶彼松鼠其昔爲人之服役者耶均之畜生而不無彼善於此也術不可不慎也

僧習

末法僧有習書習詩習尺牘語而是三者皆士大夫

所有事士大夫捨之不習而習禪僧顧攻其所捨而於己分上一大事因緣置之度外何顛倒乃爾

古今人不相及

本朝尊宿自洪武至今殆不多見無論唐宋只如元之中峰天如諸老今代唯琦楚石一人可與馳騁上下況古之又古耶得非世愈降障愈深耶豪傑固無文王猶興畢竟星中之月而已然則末法中人不可妄自尊大而輕視古德又不可甘心暴棄而不為豪傑也

物不遷論駁

有爲物不遷論駁者謂肇公不當以物各住位爲不遷當以物各無性爲不遷而不平者反駁其駁或疑而未決舉以問予予曰爲駁者固非全無據而妄談駁其駁者亦非故抑今而揚古蓋各有所見也我今平心而折衷之子不讀眞空般若涅槃三論及始之宗本義乎使無此則今之駁吾意肇公且口掛壁上無言可對無理可伸矣今三論發明性空之旨罔不曲盡而宗本中又明言緣會之與性空一也豈不曉所謂性空者耶蓋作論本意因世人以昔物不至今則昔長往名爲物遷故即其言而反之若曰爾之所

謂遷者。正我之所謂不遷也。此名就路還家。以賊攻賊。位不轉而易南成北。質不改而變鍮為金。巧心妙手。無礙之辨才也。故此論非正論物不遷也。因昔物今物二句而作耳。若無因自作。必通篇以性空立論。如三論矣。茲徑以不曉性空病肇公。肇公豈得心服。是故求向物於昔。於昔未嘗無。責向物於今。於今未嘗有。此數言者。似乖乎性空之旨。然昔以緣合不無。今以緣散不有。緣會性空。既其不二。又何煩費辭以辨肇公之失哉。或問。何故彼論。通篇不出此意。曰以有緣會不異性空之語。在宗本中。觀者自可默契耳。

若知有今日。更於論尾。增一二語。結明此意。則駁何由生。吁。肇公當必首肯。而不知為駁者之信否也。

碧巖集

圓悟作碧巖集。妙喜欲入閩碎其板。淺智者遂病圓悟。不知妙喜特一時遣着語耳。夫雪竇百則頌古。先德謂是頌古之聖。而圓悟始為評唱。又評唱之聖也。而不免為文字般若。愚者執之。故妙喜為此說。碎學人之情識也。非碎碧巖集也。其言碎者。彷彿雲門一棒打殺之意也。神而明之。碧巖寸寸旃檀。執而泥之。一大藏板皆可碎也。噫。可與知者道也。

兜率悅張無盡

張無盡將見悅公。悅云。吾當湙錐痛劄此人。或謂諸官人多喜承順。恐惡發。悅云。我不過退院而已。因盡力逼拶。無盡由此了悟。愚謂悅公妙手陶鑄。其賢固不必論。而無盡委身知識。窮參力究。終得發明。眞士大夫學道之模範也

宗門問答

古尊宿作家相見。其問答機緣。或無義無味。或可驚可疑。或如罵如謔。而皆自眞參實悟中來。莫不水乳投函蓋合。無一字一句浪施也。後人無知效顰。則口

業不小譬之二同邑人千里久別忽然邂逅相對作鄉語隱語諺語傍人聽之亦復無義無味可驚可疑如罵如謔而實字字句句皆衷曲之談肝膈之要也傍人固不知是何等語而二人者則默契如水乳如函蓋矣今不如緘口結舌但向本參上着力秖愁不悟不愁悟後無語

醉生夢死

醉生夢死恒言也實至言也世人大約貧賤富貴二種貧賤者固朝忙夕忙以營衣食富貴者亦朝忙夕忙以享欲樂受用不同其忙一也忙至死而後已而

心未已也。齋此心以往。而復生。而復𢗅。而復死。死死生生死死。昏昏蒙蒙。如醉如夢。經百千劫。曾無了期。朗然獨醒。大丈夫當如是矣

眞道人難

凡人造業者百。而爲善者一二。爲善者百。而向道者一二。向道者百。而堅久者一二。堅久者百。而堅之又堅。久之又久。直至菩提。心不退轉者一二。如是最後名眞道人。難乎哉

空所空盡

或曰。老子淸靜經云。觀空亦空。空無所空等語。卽楞

嚴空所空盡之義。于謂楞嚴初云。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今以淸靜名經。是動相不生而靜相猶生也。靜且未空尚何論空空

教外別傳

或謂教外果有別傳乎。則一代時教。閒文也。教外果無別傳乎。則祖師西來。虛行也。曰。教外實有別傳而亦實無別傳也。圓覺不云乎。修多羅如標月指。指非月也。謂指外別有月可也。而月正在所指中。謂指外別無月亦可也。執指爲月。謂更無月者。愚也。違其所指。而別求所謂月者。狂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發眞歸元

楞嚴云。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而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爲中。既而曰。致中則天地位。會通儒釋者。謂中卽眞元也。然歸元則世界消。致中則世界立。胡因同果異如此。蓋喜怒哀樂。屬乎意根第六識耳。今止意識不行。尚餘末那賴耶洪濤息而微波在也。曾未歸元。如何得虛空消殞

道話

古之學者。賓主相見。纔入門。便以此一大事因緣遞相研究。今群居雜談。率多世諦。漫遊千里。靡涉叅詢。

遐哉古風不可復矣嗟夫

楚失弓

楚王失弓左右欲求之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求也仲尼曰惜乎其不廣也胡不曰人遺弓人得之何必楚也大矣哉楚王固滄海之胸襟而仲尼實乾坤之度量也雖然仲尼姑就楚王言之而未盡其所欲言也何也尚不能忘情於弓也進之則王失弓王猶故也無失也假令王復得弓王猶故也無得也雖然猶未也尚不能忘情於我也又進之求其所謂我者不可得安求其所謂弓也人也楚也

